

藏鋒於拙

Hidden Talent

陳澄波百二誕辰 東亞巡迴展

Chen Cheng-Po's
120th Birthday
Anniversary Touring
Exhibition

文 | 林怡秀

圖 |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4年適逢藝術家陳澄波（1895-1947）誕辰120週年，為紀念這位於台灣、東亞近代美術史上有其重要貢獻的美育先行者，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與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共同策畫為期一年的「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以下簡稱「東亞巡迴展」），並於展覽啟動前一年便開始在各級學校進行一系列推廣教育活動。展覽歷經東亞五座城市，2014年初由台南出發，先後巡迴北京、上海、東京，最終站回到台北故宮，做為故宮設院90週年慶系列展覽之一。同時，東亞巡迴展也是為歷來規模最大且作品、文件量最豐的陳澄波作品展覽。

巡迴展最終站回到台灣書畫重鎮故宮，策展團隊亦思考如何使展覽與故宮館舍有更密切的關連，故特別提出借自書法用語一詞的「藏鋒」為主題，有別以往展出以愛鄉、前衛藝術家的描述作為方向，而是從受「中國水墨繪畫」的影響角度切入，期望對陳澄波有更深入與系統性的瞭解。策展人蕭瓊瑞談到：「本展凸顯陳澄波戮力於台灣文化主體之建構，企圖融和台灣土地特色、西歐現代藝術思潮的努力之外，如何理解倪雲林、八大山人等人作品的用筆用墨，建立強烈自我風格，成為東亞近代美術史上頗具典範性與代表性的藝術家。」在展覽空間的時間軸分布上，借用了節氣的歷程，分為「驚蟄、初露、小滿、大暑、霜降、立春」六段主題，描述陳澄波自1895年出生後，一路從台灣至東京、上海再回到台灣的生活與創作轉變過程，最後主題「立春」呈現台灣社會在逐步解嚴後，其作品與相關文件開始在1979年後被重新認識與研究。

驚蟄－初露

1895年，乙未割台當年陳澄波出生，父親陳守愚為中國清朝之秀才，受聘在外為私塾老師，因母親早故，陳澄波從小由祖母帶大，最早先進私塾讀漢文，13歲才進入嘉義第一公學校就讀，而父親對陳澄波教育極為看重，要求學習傳統詩文、書法，也自此奠定了陳澄波強烈的祖國意識與漢學修養。陳澄波生命中的第二個貴人石川欽一郎（Kinnichiro Ishikawa），可說是帶領台灣年輕人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鄉土、用自己的手去描繪鄉土的重要啟蒙者，陳澄波在他的引導下有了美術的啟蒙。在陳澄波日後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讀到帶有書寫性的畫風，這也是起源自石川的英式繪畫風格，而在南宗繪畫的影響下，也在畫面中產生了大量留白乃至筆法之間書寫性的線條。1917年於國語學校畢業後，陳澄波回故鄉嘉義教書，當年與他同年出生的黃土水以雕塑作品入選當時日本美術最高競賽殿堂的「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對陳澄波造成極大激勵，決定至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留學。

就讀師範科使陳澄波在其一生中，在自己身上背負了美術教育與藝術家的雙重身分，而不同於西畫科，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除西洋繪畫的學習外，同時也有膠彩、水墨乃至書法等課程，這些基礎與用筆間所強調的韻味，也成為陳澄波日後創作的重要資產與元素。1926年，陳澄波作品首次入選「帝展」後，1927年再以《夏日街頭》一作二度入選。在當時，台灣美術人士爭取入選「帝展」，除了藉此博得藝術專業的肯定，對殖民地人民而言也是向統治階層，展現殖民地人民智慧的重要手段，陳澄波的入選也為台灣帶來極大的鼓舞，策展人蕭瓊瑞談到當時曾有民主運動人士說：「一百場的街頭演講都比不上一個藝術家入選對台灣人心的提奮」。

陳澄波 | 玉山積雪 木板、油彩（私人收藏） 1947





陳澄波 | 展望諸羅城 油彩、畫布 73×91cm (私人收藏) 1934

小滿 - 大暑

蕭瓊瑞分析陳澄波作品中的三個面向，首先是對土地的關懷，二是對西方前衛藝術的吸納，最後是對中國水墨美學的吸納。1929年年初，陳澄波自東美研究科畢業至上海擔任新華藝術大學西畫科主任，在其作品中可以嗅得某種多霧的氣息、墨韻的氛圍與中國式的構圖。也正是基於「融合中西」的創作關懷，使陳澄波在上海時期的交友範圍廣及西畫界與國畫界。蕭瓊瑞談到：「他在上海度過生命中重要的五年，除了標舉出他的經歷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跟中國藝文界的交遊，包括張大千、潘玉良、潘天壽。在上海展出時，他們都很驚訝當民國時期的史料正在大量流失，台灣卻出現這樣的藝術家家屬將資料保存得這麼好，這對兩岸而言都是有意義的事。」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陳澄波以「日本僑民」身分被迫離開上海返台，但如何在創作中落實東方特質、倪雲林般的線性的動態與八大的擦筆，依舊是他不斷思考之處。

霜降 - 立春

1934年，回台後的陳澄波在《臺灣新民報》的訪問中談到：「我因一直住在上海的關係，對中國畫多少有些研究。其中特別喜歡倪雲林與八大山人兩位的作品，倪雲林運用線描使整個畫面生動，八大山人則部用線描，而是表現偉大的擦筆技巧。我近年的作品便受這兩人影響而發生大變化。我在畫面所要表現的，便是線條的動態，並且以擦筆使整個畫面活潑起來，或者說是，言語無法傳達的，某種神力滲透入畫面吧！這便是我作畫用心處。我們是東洋人不可以生吞活剝地接受西洋人的畫風。」蕭瓊瑞提到類同的文字，在隔年7月以〈製作隨感〉再次刊登在《臺灣文藝》2卷7期上，「可見這條思維主軸，即使回到台灣，仍未改變」，蕭瓊瑞於專文〈藏鋒於拙——陳澄波創作中的中國元素〉中談到：「釐清了陳澄波關懷東洋（方）文化特色，乃至中國繪畫元素的思想淵源及形成過程，其實際落實創作的成果，似乎是研究者進一步關懷的問題，也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鋒』特展所欲呈顯的主題」。